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雜著

贈張季公小序

往余丙辰春過吳門吳門人稱數布衣豪無不
誦說張季公者已心異之及少年輩則又往往
矜棚宮室裘馬及六博蹋鞠之戲余以爲吳俗
故然無足異者及辛酉夏再過吳門季公仲子
幼子始與余締交因得習公本末乃知公無勢

能之榮而稱賢閭里千里慕義要非苟然而已也張故世敦本業而李公始用賈起公少時已倣儻負氣顧善心計明於積著之理以故不爲纖嗇而獨以奇勝二十年之中三致千金乃益美宮室修文物玩好擊鮮擁豔座客常滿而又恍慨然諾周人之急雖貧父疎屬無不各厭其意至里有仇卽州邑大夫不能聽公居間則又無不曲聽者蓋褻然一賢豪俠矣及余友周公瑕黃士雅又稱公客金陵時心動輒從盜中歸

公砍傷其股母氏有疾刲股以進母疾漸愈至敬兄友弟睦族撫寡如恐不及諸子興於文學伯氏與幼于競爽詞林知名當世竝有鴻漸之望季雖冲年清聲鬱起其孝友經術又與萬石韋賢家相埒矣豈非瓌瑋乎達識哉余恐好事者不槩其實而猶矜眩於少年疇昔之語也故論列之俾大雅得采覽焉

敘邵長孺詩

李唐以業詩舉士載卷而行皆詩也今制左矣

故士右經長孺少受掌故尚書念母寡老貧而不卒業渡大江客淮漢而游梁游燕緣詩而抒其憂思之懷何所求聞乃物色者竟以詩名長孺黎惟敬見而竦然異之曰美哉安所得聞召南之音乎亟稱之輦下名駿駸起長孺謝去謂今士以急經術貴奈何有邵生顧以不急之業取世資邪遂鼓篋從胄子游翩翩稱司成高第悔其少作若敝帚已余謂長孺過矣夫士患無才耳才何患無當詩歌聲律而夔不云乎如或知爾則賡歌訓治權輿具茲猶然邵生也何薄乎梁燕之游哉

尚白篇引

蓋景從自戊午秀才舉而對公車者六反矣于閩而燕萬里也擔簦躡屩視出吳越齊魯之墟不啻比舍耳諸挾策報聞罷者多無俚之執咄咄不能吐一語景從顧獨喜詩而嘲白詩益豪而神益王是終能蓬累而行者哉孝武間東方少年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方景從舉時其已

誦言豈下四十四萬豈不足爲天子大臣第其
言遜故拓落至是而詩固豪亦遂其心之思耳
何至滑稽灸蹠問侏儒飢飽爲也

今上好文景從行待詔金馬當公卿侍從而賡
柏梁之歌且進於是矣

上得無訝相見之晚邪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
之白六入而玄景從何厭乎六反

玉華石聯句跋

嘉靖辛酉小歲之夕郭山人次甫飲黎惟敬齋

中酒半酣乃對玉華石五舉聯句各十五韻既
就二君意得甚山人謂惟敬曰今夕事大佳第
少徐子爲恨耳乃縱飲待曙次甫卽懷草出關
叩余戶旣以夸余且屬余跋余方病甚臥未起
乃亟命童子持詩草至臥中讀則醉墨猶淋漓
未收也及竟讀其辭宏達淵放詭異超忽竝有
塵外之致不覺五內冷然神氣俱王霍然病已
也豈二君夕從三山五城來邪余徃讀莊列龍
伯國人及大鵬逍遙篇以爲古今卓絕鮮儷及

今讀二君詩又爽然自失矣乃若軒轅彌明與
唐兩生石鼎聯句至鄙淺可笑而韓退之顧栩
栩然述以爲奇是猶斤鷄騰躍於蓬蒿而未覩
垂天之翼也又豈可與二君同日語哉

五君紀容跋

往吾黨爲詞盟燕市時梁公實宗子相已踔厲
起而謝山人亦以布衣引重至振興封殖則吾
于鱗元美力也是時吳明卿已從旁睥睨而敬
美方事諸生業未暇也何圖數年間宗果蚤世

謝山人尋自引却於是明卿始得與會而敬美
後起奇進不忝鴈行卽于鱗數寓書不佞忻忻
願爲分席也四明門人薛子熙以所嘗識面者
貌之冊中并列敬美而周象賢系之贊述補俞
仲蔚所未有可謂實獲我心矣第不佞猥廁其
間不免形穢之誚而興懷逝者河山之感則又
憮然自失矣

王勃滕王閣序跋

代作

是閣勝聞海內以子安是序也其文尙沿六朝

習而詩則爲唐雅音焉或謂重于江山或謂得江山助要之亦有數存焉非必其人以也子安不永乃推唐爲于歲曆迄垂于歲而曆嬗者屢矣其與江山未麗者而獨在于斯文嗟乎今閣益巋然而序獨闕如非壯觀覽而稱名勝也余乃爲之重鋟豈亦偶然者哉

韓愈重修滕王閣序跋

代作

宋人跋是者謂自子安三變而乃得退之推尊之獨至然觀退之壯三王而喜列其後則其文當竝重而軒輊者過矣余獨以弘中文思溫雅且有善政足術人吏浹和乃治是閣復推讓退之爲記視三王獨無愧詞則其人相引重豈惟文焉已乎

古文雋跋

江右人文自古尚之矣今代狩東萊趙公乃思迪于髦士患其沿一切陳語而懵於爾雅之源或講說聖命而闕於詞之不足發也乃編古工文者自左國而迄曾蘇令得佔畢而傳習焉名

之曰古文雋業自敘其義矣然是義也本戰國
之蒯子而序其權變之說云爾公於文學齊魯
之天性也嘗讀中秘紬金匱石室發六藝之要
眇飫千古之英華慨文之代變而權衡或爽則
卮言勦說至於無所折衷其稱雋求者往往不
少概見矣故出博約之才而善調劑之其於是
編也頗取節而無加飾令學之知味者深嗜之
而不厭當知庖子進於技惠文得之以養生蒯
子喜其說公得之以精於文矣

壽字跋

代作

夫天下之壽豈不在于

一人哉爲造民命 社稷攸關萬姓共祝

天子萬壽昭

君恩而謹臣節奕奕乎今之禮哉第余聞之詩
矣邦家之光萬壽無疆農夫之慶萬壽無疆是
願與臣民共之也古之爲民如此余獲壽字而
鐫于公署上爲

一人祝下爲萬姓願余幸享太平而保餘生足

矣

福字跋 代作

古之錫極曰九五曰萬億及言百者莫非福也夫極錫自

一人而成于庶民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子之福也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下之福也故

一人作之而敷錫庶民保之而會歸臣無有作齊保厥福而卜其百焉則如幾如式矣是圖備之幾式之謂也

元通神應贊 有序

左伯劉公靈壁人也家世祀元通大士像至太夫人益謹公當七歲除夕像嘗現靈息災于草堂保公而有今日太夫人每就養官舍則繪祀之如家堂當八十傷足閱九月而復履其神益王夢神之所治也公稍記之以傳于人世余惟佛無色相歸于諸空立之像者

奉者之誠也亦若儒家尸祝以致如在之敬
云爾第其徒好誣乃謂像之始也優填王選
香木肩輿天匠操斧聲徹三十三天而消衆
生罪垢煩惱公自王大父官潭州得豫章爲
其香木也而爲大士及山形寶座龕几之屬
蓋如天匠之所造者而奉之數世矣魏孫敬
德造大士像禮祀之卽獲廻生之靈况數世
之所敬事者乎何憂乎災何畏乎疾病公今
自方岳而上則消衆生罪垢煩惱益多矣余
聞惟善與孝達諸神明若夢寐所通靈藥所
示徃徃有之安可以謂盡誣太夫人之愈疾
寔公孝感然也而神之陰隲善類則太夫人
壽其有艾邪乃采佛家言而爲偈贊云
事親非可比諸佛心卽是具足菩提心自在觀
世音

龍巖俞先生贊

舉世競進兮荃獨厭軒裳之緼結舉世厚藏兮
荃獨慮多財之媒蘖方其少游兩都紫駟蹀躞

則豪士傾心名公投謁及其通籍西京請纓南
越拂衣五湖卓哉明哲夫其儁擅連城之譽技
兼臨池之絕座滿北海之賓架積河東之篋賦
擬金聲談蜚玉屑豐儀美髯高霞朗月似宦非
宦似俠非俠嗜酒類狂韜光類拙豈附榮而爲
通匪立枯而爲潔不刻意而彌高因任達而成
節上揆竹林之名流庶與嵇阮而齊列

覲歸祭祖文

謁瑩而別四閱寒暑藩臬載陟荐膺簪組匪承

世澤疇昇斯祐北

覲言旋南游伊阻愀矣悽

其聿將清酌

祭白溪先塋土文

先塋攸棲寔惟茲土永賴神庥申錫斯所庇我
後人薦奕纓組敢答寵靈有醑有俎

歲除祭司土神文

歲在丁丑實生不佞何以徼靈相予爲政盡室
康亨孰非天幸月際嘉平時日維令爰修報典
神其敬聽袞職之榮螽斯之夢萬福來臻永綏

錫命

紀夢示諸生 代作

丁丑夏五既望鄉舉諸生請豫章書院爲會肄之所既嘉褒其志而如所請矣越二夜夢視之則草木蒼蔚而諸猿或嘯或飲或踞或馳蓋山壑巨區也覺而疑之蚤起視事鄉士大夫儼然造焉而以是院廼前節鎮除爲吾輩講德地也其可復與諸生乎嗟夫人其舉之余則安敢廢且夢旣異兆乃檄郡改卜攝事顧丞卜院之右

而於夢未符竟未遑他圖然侍御趙公則善之且捐贖金以佐費郡守王君遂落成而巋然其豫章之望矣乃思夢占當從古之人大雅之章曰衆維魚矣寔維豐年旒維旟矣室家溱溱今茲異兆斯其藹藹王多吉人乎猿之爲元音則同焉自今講業於斯者計名之三元豫章所稔聞諸生當自負之而余所屬望者則在不忝乎科名必有元德元功而達尊爲元老以媚天子庶人者是乃余之所爲也按豫章之瑞

天降慶雲甘露焉地產嘉禾靈芝焉而禎禽奇
獸若鳳凰麒麟之屬至于寶劍且化爲神龍矣
彼猿者安足異胡爲乎夢而竟非夢也邪大人
占之其爲元可知矣然則冬久土萃天地之靈以
貴于庶物而瑞元元者其不在于斯乎院之顛
未旣屬太史鄧公記之適余赴召諸生請留言
以爲他日左券乃述夢而紀焉占云

宗公案牘

詞林宗匠名世軼才挈功令以勵賢則言成矩

燮而多士靡然嚮風開城門以走敵則身作金
湯而萬姓于今受賜乃若排諸家而尊獻吉首
倡詞盟冒九死以哭仲芳力壯人紀蓋庶幾紹
明兩京而師表百世者矣顧由道客死海內悲
之往者侍御樊公于罷市之辰卽已奉祀第千
先生賜履之地未盡舉行心喪殆徧於諸生血
食未周于別郡本道適觀遺愛竝懷尸祝之心
繆攝學章適司俎豆之事昔友不舉後死何爲
表恤故官以勵清修

故蘭谿縣署教諭舉人彭翼字穉修係南昌府
新建縣人宿稱國士蚤薦鄉書家無儋石之儲
門有賢豪之轍數竒一第業托千秋行振鐸于
儒林遂樹標於文苑素尚遠期彭澤豈爲時艱
清風近在蘭谿何論宦拙心雖甘乎鹿豕歲適
在于龍蛇亡之命夫傷哉貧也痛嵇康之不作
忍見藐諸孤倘郭震之猶存必揮四十萬矧伊
阨我土地何以慰彼泉臺稍追掛劍之風薄將
束芻之誼卽該縣取帛一疋香一束行學令訓

家
導一員往吊其靈仍動支官銀若干以存恤其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九 終

目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興徐中行子與 著

書

此稿多散逸所存僅什伯之一二耳

奉王元美

愁苦數年忽晤昔顏已若隔世况承篋笥珍譔
藥石至言五日踰千秋矣卽酬酢苛禮足爲重
哉茲承手書損餉備極綢繆之旨則知別後苦
懷翻增于昔至誦瑤華累紙并惠贈高篇詭瑰
奇絕竝鴻蒙以來未有之語卽何異入貝闕游

神山耳目改易心神飛揚僕雖沈錮之餘栩栩
生氣矣何愉快之甚哉子相雖與彭殤等死然
此物未就抱恨無窮足下卽遭令先公奇禍然
著述偉麗足垂千秋太史公謂此書藏之名山
傳之通邑大都雖萬被戮辱無悔也此寧可以
存沒福禍論哉至如僕者弱植末榮夙圖未遂
則沒慚宗生生愧王子耳一代史遷之托方在
下况太夫人及愛弟俱賴慰藉千萬損痛善愛
以慰知己不勝悵悵

二

方鞅掌中得手教爲慰久熱後甫涼讀之爽氣
習習矣文字雖因碌碌視之簿書自異山栖中
市朝書畫中商賈盃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
是勝事雅會而因多生業障耳若簿書者市朝
商賈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於中視之而
如勝事雅會非如足下高才闊度誰能擺脫不
佞之因此甚矣邇頗廓落者以無智故任之耳
明卿將就足下江東而棄不佞江西不能無望

已草檄難之矣倘不我過足下以爲何如德甫
自是雅致近亦幸過我矣信宿而別今尙歉然
用晦及諸王孫亦時時晤語第未能濡首如來
書耳頃白鸚鵡賦復從秘麓中得之大喜已承
再書并尤君畫至則又大喜然恐不知者竊笑
僕非謾則貪也鸚鵡何物所博若是奢乎書方
就而梁雲岳適至更得起居爲慰浮山似曾與
中丞相識僕當爲德惠之也嗣月逐次公人來
奉布不一

奉張肖甫中丞

頃行後計尊嚴便當勿藥然心猶懸懸未解也
今得手教釋然矣不佞廿五日抵舍萬里生還
親戚朋友慰藉勞苦非不欣然顧安得如吾二
三兄弟把臂道故爲愉快也蘇臺三日不啻千
秋矣二日節鉞且西自金焦以上鍾阜諸山方
延頸寵靈吾丈揮灑之餘金陵紙價當自此貴
也第不佞不獲執鞭珥相從爲恨耳王江州腆
貺柴桑令酒價當復有餘至承不忘至肺腑之

之爲吾黨此幟堂堂矣卽鮑叔何論焉非吾黨
兄弟又安得至此賓履逋至凡四五起始具牘
竟乏詮次新愈千萬爲道珍愛不勝懇懇

二

歲除方及之戶部赴任奏記報謝并持 誥軸
奉復自度當免拂衣幔亭就足下載酒燕磯牛
首爲空同三月住也不意乃爾不勝怏怏然足
下以太夫人陳乞屢矣前得御板輿歸甚幸况
改席舊京執政挽留之意自在非久當還公舊

但吾黨兄弟星散且盡蜀吳悠邈暫有河山
之感耳越在海壖不能執手河梁一敘謹走一
介代送江滸積悰如海百不得一千萬鑒亮

奉吳霽寰

去秋豈不願亟見足下第家迫江南僅登堂一
省覲席未煖行矣虛辱使惠悵然悵然北使還
披誦華牘瑤篇愉快特甚席上數首情景格律
竝自工佳灑然盛唐音也贈元美選詩慷慨悲
惋抑有河梁之思焉至明月曲三首曼聲縹緲

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竝馳矣昔日君家筠
輩寧不爲足下掩譽哉不但莫之與京也足下
自持手板及入爲曹郎又奉使江以西先後賢
勞且廿年寧復以藩臬相煩邪持衡者必有以
處足下矣昨子相復外補或子相自意邪故人
星散且盡若足下又厭承明之驪僕亦當營於
菟五湖老矣寧復向長安邪荒署春雨驟至殘
花滿庭投筆懷遠不覺黯然

奉張助甫

兩省華劄藻蔚溫麗宛若平生驩喜無量至篤
念親故撫悼今昔攬五子之深思隕千秋之危
涕則又歛歎不能讀矣嗟乎助甫身困讒口幾
不自脫顧獨以未見不佞爲恨邪僕自嬰家難
以來吾黨奇禍略盡已灰心當世矣顧獨念同
好如足下二三人皆散在中原非宦游無由會
面不意復守貴郡復是鄭張劭杜故署則又輒
不自揆希踵一二恐爲知己辱爾非能於此中
露穎也若時復相左便當拂衣五湖掩關著述

以托於二三兄弟之末素願畢矣此足下所悉
未可爲他人道也辱惠錦繡段金錯刀故平子
所深思而重貽美人者也惠懷八章大自奇絕
卽洛之九鼎可易此哉薄有自戴玉簪一枚用
締結髮之好家機紬一端永固綢繆之誼惟從
者內焉方苦案牘不盡願言東望碧雲曷勝軫
結

二

去秋足下之任時僕方郊迎老母不及走一介

脂車爲恨及到郡後復有伊洛之役歲除還郡
拜手教比省無恙乃知別來尚有書三函亟從
掌記索之知足下念僕至深矣嗟乎僕與足下
神往十年始遂一晤豈不稱難哉矧秋中月色
海內吳生一時竝得卽醉鄉三日不啻千秋矣
及離亭雷雨別渡風濤倏忽之間變態尙爾况
平生狂俠萬倍此者乎非播遷外庭飄零遠道
天道猶恢恢也僕頃往洛陽跋涉千里初意良
苦及從雪中車還道經嵩少訪達磨之禪影尋

李渤之隱居縹眇詭異非人間所有及讀唐功德碑摩挲漢封三栢竝千古卓絕之觀也設跽伏一隅安得此勝覽哉然猶念足下鞅掌簿牒大自不堪至讀來札云掩關高臥鼻息相聞五湖二室之間乘興出游則又懷于鱗於鉅鹿訪盧楠於大伾望明卿於武夷慨元美於海上翺翔日月上下山河軒軒然有八極之思焉且恨謫晚也設僕與足下不出都城門竟老又安覩宇宙之寥廓河嶽之巨麗哉然則造物於吾儕蓋至厚矣豈但稱恢恢而已乎此僅可爲助南道難與外人言也春氣撩人必有軼藻數示爲起予者北望太行不勝延佇

奉中丞北川陸公

某自茗上奉違左右忽忽六秋矣明公爲中朝推轂而壯歲登壇聞府之辰山川改色嗣聞粵寇狂悖盤結堅深卽老臣宿將扼腕稱難矣乃以四月臨戎六月告捷大憝勅敵倉卒就擒抑何成功之速也卽請長纓以繫百越操尺筆下

齊七十餘城者詎足擬乎此寔社稷蒼生之福
非徒爲鄉邦光已也不佞沈汨簿領竟無尺寸
之效殊負知己奈何奈何倘不遐遺時有以教
督之適南使之便輒此附承轅門惟冀節勞善
愛不勝懇懇

奉劉嵩陽

自奉藻翰以來夢想玄湖之勝蓋不減五城十
二樓也顧奈何以俗累妨仙緣哉簿領小暇便
當單車奉候高齋蕩舟芙蓉葭菼之間授簡飛
稱快千古也茲走一介籍不腆代觀門屏伏
惟從者內焉

奉林聯峯年丈

僕別足下六年矣每念吾同袍中年少者莫如
足下而軼材藻思復與終賈齊驅况累世珥貂
之裔蓋軒軒盛矣及稍益近之則練達大體克
勤小物縕藉溫茂卽黃髮弗如也斯可與少俊
喜事者同日語哉此鄙人之所以嚴事之敬慕
之六年如一日也第僕自一麾日有寇戎之事

既不獲奉訊左右嗣又嬰先君之痛萬事竝廢
鬱悰積抱則至今耿耿矣此審奉使慮囚敝省
則喜慰不可爲喻敝省自島夷創起死鋒鏑者
不可勝數又重以水旱異常之災而賦役繁興
民散久矣誑誤之民不重可矜邪至有司訟牒
則又蕪甚中情者勿論已其次伺上指其次快
已意最下者則委之胥吏矣其伺上指者獄文
猶有隙可解獨快已意而委之胥吏者則往往
深文曲詆牽制令不可反所謂密如凝脂苦如

秋荼者也故初問之鮮不裂眦皆謂此囚死固晚
已而氣定徐訊之則又多類東海婦事矣蓋初
成者既徇胸臆而失其情繼勘者又避嫌疑而
泥其舊至錄囚者又多信其文而不推其款也
徑數讞勿更遂報決矣嗚呼豈不冤甚哉故僕
往在江南時於文深者特留意情委可原雖與
招案相左弗避也浙中今得足下十一郡當無
冤民而僕猶以此瑣瑣相聒者誠以人命至重
獄情至微而折肱之語或可備采葑之聽耳想

足下勿以爲罪也語云一夫舍鬱猶爲飛霜矧
今南北災異如此幸足下奉 天子寵靈而宜
布德意則所以銷戾導和布曠蕩之恩而變災
爲祥者其利固已博哉何敝省之多幸也僕秋
仲北行恐不得一晤顏範敬此代布願言之衷
垂鑒幸甚南望玉節不任馳情

答王太史

僕自束髮讀書論古昔賢豪節俠之士未嘗不
拊髀興歎願爲執鞭也已得汝南大復何先生

集并傳讀之慕其文章氣節恨鄙人生晚不獲
同時一語且復聞足下才節如大復則又恨未
卽覲見之也及補守貴郡私心竊幸頃過申陽
適足下掩關養疾而僕亦以初至執掌竟阻下
榻之驩乃手教惠琬斐疊滿牘知足下念僕深
摯矣所承示節婦傳事至奇偉文尤激烈歛衽
三復有上下河山之感千古不平之氣旣矍然
失席又悽然沾衣也嗟乎嗟乎彼閭閻匹婦至
微矣非有文史之開導父兄之指誨賞罰之激

勸也乃忼慨殉節如是然微足下哀而傳之不
幾於湮滅矣乎則又以悲古今不遇之事及真
陽督捕吏不察枉殺其夫又類東海孝婦冤矣
有司之以政殺人也至此僕復以自警已卽當
檄真陽邑里丞史文學亟詢里籍姓氏上督學
疏奏表間卽以雄文勒石僕亦附以一言以解
夫職之過也臥病援筆殊乏詮次

奉俞仲蔚

曠違復兩更歲矣感念何時可置敢枉文旌爲

洛下之游極知高致久謝塵俗第僕與足下夙
有向平之期况嵩少勝游似不可少度雅致必
承惠允卽當具安車奉迓也元美銜恤海濱明
卿又移武夷僕跼踖周南不勝滯留之歎去臘
從嵩少還值雪霽宇宙茫茫若瀛濛一色獨嵩
少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竝突兀蒼穹捫雪讀
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玉字也至高陽宮
漢封一柏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
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磨面壁巖李渤盧

鴻仙隱處竝在雲表非塵中所有也倘馭風冷
然寵靈之高篇奇翰揮灑諸山俚僕附驥千古
又何必同日竝游哉惟冀垂矧勿乖延佇積悰
如縷面布不盡

奉總制喻公

某不肖無足比數頃辱廣度兼容降尊隆禮驩
踰平生喜忭無量及奉違後復承魏牘豐儀萬
里遠念鄙人誦義何方窮時第久困簿書去冬
復有伊藩之役致稽馳謝深自耿悚茲更辱長

者不加鄙夷而特賜獎借此又國士之遇知己
之恩也不知某何幸而得此於門下哉恭諗石
畫鴻猷卓越海內開府崇朝山川改色至運奇
制勝動中機宜蓋無異操筆破竹而威行萬里
矣卽昔賢之空漢北而犁王庭者詎足擬乎此
又朝野所共踴躍而非某之私忭也因勉撰鏡
歌十首敬上轅門伏惟大雅裁教至懇至懇

奉萬西原

曩昔曠違六載始詣承明足下與僕寧不欲朝

夕道故披寫積悰哉奈值計吏之時耳目方屬
卽欲數數不能矣至辱眷念殷勤體悉委折則
又無所不用情焉鄙人懷惠又安知報所邪自
下車來允積萬端而臺使按部踵至僕僕無休
暇時久稽馳候耿耿久之忽聞口語波及扼腕
太息幸賴 聖明昭雪量移外臺玉石竟分公
道固在然痛高賢之坎壈歎畏路之嶮巖旣爲
之驚憤填膺則又未嘗不傷心隕涕也乃聞高
懷曠度超然物表無幾微見於顏色高堂俱慶

待稱觴上壽二尊人前綵衣繡服照映南斗此
又游子之至願而生人之極驩也卽三公九錫
又何以易此哉僕固知足下甚幸之也敢努力
相聞惟冀葆和自愛以需內召南望不勝馳情
奉大司寇黃尊師

恭喜內轉北上當天路清夷端士登用而掌邦
刑以弼治化自此天下無冤民矣此寔中興太
平之會而海宇士民共所欣慶者也豈但不肖
私忤而已哉然又竊念尊師自筮仕敝邑至今

垂三十年未嘗一通書政府自巧宦者視之鮮不謂迂然三台八座之處竟不能沮吾師而向之速化者往往中道去恬靜者未必終屈而捷徑者未必終達也是又可以見公道之猶存而自守之當正矣不肖每心誦之以爲持循然弱植庸下竟未能効尺寸以慰知己之望則猶凜凜未安爾相去千里面候未期惟冀尊師不惜法誨如往時俾知振策以不負門牆則造就之恩益無涯涘矣干冒尊嚴統冀鈞慈涵貸

奉督學繡山陳公

幸拜教翰勤篤懇惻之愛至惠琴棊以銷憂悵助車馬以振困乏蓋無所不用情矣顧不肖則何以當之哉某往輒不量幸附同心之末日夜砥礪思以功名相命迄今十有三年鞠躬勅行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欺鬼神此寔與門下剖心析肝膽相信者也往者比曹多暇一切請謝旣已不爲乃掩關讀書或命儔坐嘯凡以自適而已然往往逃虛避影惟恐人知初未嘗以之

媒進獵華矜已凌人如少年浮薄所爲也及慮
囚江南奉 天子璽書而臨郡邑上下體貌自
有彝章卽太守二千石猶以手板伏謁而徵尉
獨投刺擁輿從中徑入其蔑視王命而輕侮部
臣亦甚矣却而不見似非鉅過至審錄罪囚時
天道王法森然監臨尤非可以已意出入者彼
復強爲解脫則又執而不行無非守王章重民
命而不欲爲黨私市恩之行耳於彼非相惡也
况自奉使至今七閱歲矣京考又三次矣豈謂

彼一旦作臺臣輒假風紀之權而誣上行私乎
抑豈謂積憤蓄毒於數年之後而變亂是非橫
行胸臆至此也同郡諸公頗諳始末力爲排解
而當衡者未嘗識而復惑於北曹時詩酒自放
之名竟蒙黜典嗟夫命也夫復何言然自被播
之後微聞元老故人及朝野士紳頗多稱枉則
不肖之心亦庶幾暴於天下矣心苟無瑕卽老
死丘壑無恨矧當局者猶存如綫之路可以奮
翼灑池者乎至承來教疊疊意至深遠矣不肖

又安敢挾忿悁之節如悻悻者爲乎但念老母
七旬以上頃迎養郡中忽忽不樂而不肖久苦
簿書尙乏子嗣竊計歸山數年上得以奉太夫
人下或有糞土之息則三公不易而萬事足矣
他復何言哉此寔不肖之肝鬲至情而非敢有
所矯飾也惟亮察幸甚日遠清光河山益邈極
睇行臺不任飛越

奉薛方山先生

頃令壻行迫重以愁病在榻率爾奉候愧悚久

之君陽文學還具述眷念故情愈益感念無已
伏聞敝省通誌創草且竟抑何奇思之神迅而
健筆之飛捷邪較之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瞠
乎其後矣僕不幸抱病草莽末繇躬覩藻翰之
塲而內弟李生炤竊獲執楮墨之役從門牆之
末旦夕周旋縱觀高旨亦猶僕在左右矣豈不
稱幸甚哉李生在帷下繆叨賞拔之愛今得再
游龍門顧請益於大雅者不可以言計也執事
國士之遇寧有異於昔乎第春季擬襄先君事

冀李生暫歸以佐不肖蓋葭莩骨肉之誼則然
爾并祈哀譽幸甚

奉明厓翁

中行自奉違不復聞清言日坐煩惱障中因念
此身方涉苦海其中風雨萬態罔知津涯乃若
足下法身早登彼岸中行頃已合掌稱善歡喜
無量茲復洋手教及禪偈數首稱說與張學士
談禪後夜半忽大悟向來公案俱了中行又合
掌稱善歡喜無量一切情愛皆緣生生若悟無

生則無生無生則衆緣皆散卽逆旅異域皆甕
率世界况三峨高出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
也足下以清淨身住安樂土悟日益玄樂日益
奇緣日益少樂日益多染日益遠樂日益新况
重之以康樂之篇章元亮之冲粹太白之高爽
右軍之清真振衣絕頂則五嶽低回揮塵玄關
則萬緣盡滅焉往而非須彌祗園邪承弭節見
遲恨不一日了事奮飛相見緣此郡訟牒如蝟
文移又不以時里中行爲一切衆生解脫乃不

能爲自己解脫又可一笑也計望後了此段業
冷然御風佇聆警錫也

奉王敬美

仲冬令兄致足下衷言及足下玉伯書竊意言
者先入深次膏肓必無幸矣猶然獲免自玉伯
司馬與足下力耳然玉伯與足下苦心甚矣卽
石交如羊左張范寧足多邪足下清泠之望咸
謂當居藻鏡之司乃復屬之他人與不佞近事
竝可一笑豈百六餘燼於今猶烈邪承示再得

掌珠誠人倫大快事他復何問哉不佞年力就
衰而蘭夢竟杳遑遑何爲行且挂冠武夷冒然
居守五湖矣安能栖栖然從游大人以成名乎
昆仲比翼青雲與玉伯鴈行燕市酒酣以往倚
歌相和至足樂也南望幔亭能無向隅之感乎

奉戚南塘

不佞從昔者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習大將軍
悉其不佞卽落落寧寧可以當吾世而先明公乎
久之不佞謁除于鱗入賀載游燕市中而覘命

遠辱則猶不佞之願結驪于明公也平生幸甚
無何浮湘徙滇去轅門萬里比涉洱海渡蘭津
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慨馬援開疆之績西
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昆明壯博望鑿
空之略北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銘處也不
佞蓋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部內
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第守公舟
師條約詎至是邪往歲遼薊之間迄無寧日最
後疆胡款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令旃裘震聳而

九邊晏如則明公輔屏翰先之也漢武時樓船
下越驃騎蹂胡赫赫盛矣然直各効其長耳顧
安得如公身兼南北之寄而所至輒効者乎二
三兄弟往往推重千古豈虛也哉不佞才質庸
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旣以無成治兵復背所
習方圖以閩事請而使命重勤不任感懌敢因
以請閩海雖明公之賜履在焉况不佞辱在石
交者乎幸賈餘勇爲授筴焉則八閩遺老受賜
弘矣千萬善愛以副倚重

奉汪司馬玉伯

自冬徂春凡四拜裏言頓首幸甚言者先入深
次膏肓自分必無幸矣乃竟得免非明公之賜
而誰賜哉不佞自惟下愚弱植上之無息壤之
盟自結主上外之無金張之援列在肺腑內之
無曾史之行取信當世直一畸人耳微明公之
力其何以自免乎不佞束髮受書落落窮巷輒
不自量願比蹤孤介之士溝壑自甘何有何亡
付之談笑乃今顛毛種種艱難險阻盡知之矣

寧復沾沾一雞肋乎顧不肖辱在詞盟不肖之
身卽吾二三兄弟之身也一被指目如同盟何
如天下後世何幸而知已一洒之卽死且不朽
矣寧獨以一肋故邪然退而深惟幸不可再幾
不可失第閩尚有鄰警職在行間而臬僚遷去
且盡不佞方承乏諸道俟高秋解嚴羣公畢至
便當挂冠武夷冒然代山中居守耳明公謂何
元美且至于鱗後二三兄弟代興中朝千古一
快獨不佞向隅海濱當不免河山之感耳

奉潘印川年丈

客夏辱餞送殷勤幾不能發比入閩鄰寇犯界
鞅掌行間未遑候謝然自覩賢子雄文滿擬二
妙連壁鄉書爲快也乃復見遺殆天欲厚其蓄
而大用之邪兩辱手教慰藉至矣海內石交有
踰我鮑叔者乎不佞薄菲漸復衰落輒遇輒阻
平生之畸往往如是今歲且暮矣更復何須惟
日夜冀幸明公秉軸清朝鴻鉅之業俾二三兄
弟有裨蒙焉卽漁樵五湖不啻足矣他復何望

哉惟知已亮登蒲輪且東千萬善愛以副倚毗

奉宋陽山

中行不佞往歲從二三兄弟游郎署中抵掌談
海內大雅之士未嘗不首服明公不佞心折久
之顧獨未獲寵驩門下然平生慕向言出處龍
螭之跡大略相符及今奉手教宛篤已于郎署
時繆被賞音矣夫不藉積久累舊之故而意度
懸合北之斷金斯不稱古之神交乎客歲忝竊
閩役沾沾自喜庶幾旦暮遇之而明公方以宿

望留朝矣夫求之累年失之跬步此自不佞數
奇耳復何恨至辱莫逆之義溢于尺牘蓋藹然
不啻旣邁也顧不佞何以報稱萬一手惟是珍
撰不惜惠遺猶旦夕鈞天之側怡然忘老矣率
爾僭瀆想蒙亮答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附錄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墓志銘

汪道昆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于鱗吳會王
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
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卽世不

佞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
子與終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子
與同官于是定于與後歸子與喪未墓也己卯
冬十二月廿五子與兄子誄奉子與柩墓于東
郭之高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佞子碑我志
子志我碑惟子先矣乃不佞則以碑屬元美竊
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興其先奉
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鱗元美
子相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擁日而有身凡

三索而得子與大司寇黃公故爲長興今則自
舞象而奇徐生旣得富鄉先正大司寇顧公女
以楊氏甥女庚子子與與計偕詣闕下庚戌始
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隱隱起旣受比部則于
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子鱗以修古先鳴
蓋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而枋大曆爲
文則禘左國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驩恨相知
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惟
子與具體兼長顧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溫溫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
務立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
其喪袁州喙之卒齟齬二三子獨不得子與間
無所瑕疵子與獻江南出爲汀州太守會廣寇
至太守多保障功語具不佞所爲政蹟碑則汀
民迄今祠事之矣比入計乃奔父喪服除補汝
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賦子與持之疆
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庶人擅興
作詔所部詰之子與宣言諸侯王無專成則

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墮其城郡大猾構仇家
何通判以冤死匿不得諱子與懸賞格購匿者
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
汝民迄今祠事之矣及袁州敗子與猶以故比
部量移人言子與幸保長塗卽夷而躓命也子
與固請留養直將以菽水終焉元美敬美乃遺
百金裝曰願以是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
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

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自瑞州奔太夫人
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俘柯彩鳳負
固聚徒流劫三省間置勿問子與以計下之吏
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叅議尋轉福建副使治兵
福州福州控山海之樞則不佞疇昔所事事也
明年進左叅政治糧儲市猾馮城社者七十餘
家率據公廩以病閭伍子與悉寘之法閭伍乃
驩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

江西右布政使嘗奉

詔鑄錢以資民幣錢法

大行中丞潘公言于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
左轄吏事益勞卒之日則執刀筆草爰書奄忽
逝矣距生正德丁丑蓋僅踰者者二年子與故
貧居常不問家人產家再火愈益貧伯兄中孚
蚤亡子與撫兄子詠爲已子入冑子籍封君爲
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伯兄中和諸
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奉且
稱貸益之卽乘路車之四方後載纍纍相屬所

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子與辨應之不遺
餘力卽客借交于澤不避先談力誦舉羸蓋與
元美中分士矣所至務興吏治然猶慕文翁之
居蜀山公之居荊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
築天中書院遞以居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
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壞子與部署而告開
府請以廢國殿材新之旣自江流得巨木四章
各長七尺有羨子與以爲神助不日落成閩西
郭故有千頃陂中陂峙一山若員嶠子與爲之
堤以樹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卽
子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董董耳敬美之
主喪也楊夫人蓋垂橐歸敬美以誄冢孫固不
得後支子且仲亦獨子其以誄季子承孝後子
與爲孫嗟乎子與肩隨于鱗問齒問官差過之
矣顧二三兄弟具有箕裘獨子與視子相同待
人而祀惜也子壻二長經歷周文政次國子蔡
鼎鉉其斯爲猶子乎哉銘曰
謂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閭闔謂文

無行故多不譽爾稱長者誦義寰區天授斯文
宜篤爾祐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茲元服千乘
乘黃王良在御孰當鴈行喁喁戶誦跋跋戶祝
不朽在茲昭哉嗣服震澤泱泱三天子鄣負陰
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死之鄉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

目徐公墓碑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

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坐
徙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亨六亨六
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
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間娶許安人善女紅有子
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卽能
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
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
亡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
皙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毋

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
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
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
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
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佞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
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
國倫咸來相劇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
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
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
橐餽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歔歔泣數行下
楊君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
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公
文擬入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
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
乞南曹便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
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揚君已
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賻之相嚴乃伺諸嘗賻
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獻公稍

麗輕辟 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
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
嚴則益不懌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
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
而廣寇蕭五擁萬衆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
城城者闔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
坐圍前引繩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
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
破行圍指揮董璫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
解之盡斂其俘歸公筴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
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
徐令不自居公又筴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
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
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
憂治喪以毀瘠聞起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
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
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士悚

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
何君義不受逮雉經死而猾踞橫自若公爲捕
致於理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
他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
故死事指揮王月精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
天中臺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
文誼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
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尙在政察及公當左
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

發始公築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
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
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郭捍叵測
矣鑿河以紆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
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未舉卽以不職謝汀人
而茲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楊
守世芳城右郭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
故兩郡人思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
昆紀其事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

兩兄而伯中孚蚤逝子其子誅養而教之仲中
和貧推與已田宅中外姻戚恃而舉火者恒數
十人公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所恨惟蠹恥饌食
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幹亦喜客之至
而娛之糞以得自紓卽稍能綴韻語或操一藝
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噓薦則爲
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
從容謂公曰汝不念來日邪而不爲祿且
上英斷正臣新柄國不以時白見冤狀勉圖功

名自劾而刺促一塵茗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
選甫六日得長蘆之轉運判官爲判官之三月
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其計與除日游
至公奔歸痛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
銘其葬而世良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
內重公超爲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
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
也隳案積委克宇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
曰柯彩鳳者負湖爲盜舟數公掩而斃之獄按

其積粟藏鏹以賑飢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窘於渡公爲立值責渡子毋橫索有溺者官具棺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地人黃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異之積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叅議寒暑毋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稅文彬彬矣以賀萬壽行悉留其攜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其省右叅政有點而蝨於倉者凡

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謫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時讞決寢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廼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輕撓徐進與寮從稱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城山荆州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人錄文有傳者入覲畢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所縮三王國子侯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

他所請質平亭綜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
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伏以爲神而實
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鬪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
所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昇歸臥正寢中
夜卒其案若右使張公輦跣而救公弗及也中
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
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
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
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僚若屬及郡之薦紳大

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婦孺擁而野哭
道所經守令師生亡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
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奈何死公且無
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卽無子有子矣蓋謂其
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
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
篤所莊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
曹若宗臣梁有譽蚤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
與世貞不耐毋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卽操船

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
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
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趣古昔所立卓
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
于卷青蘿館集則汪司馬序之矣公卒以萬曆
戊寅十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壽六十
有二配楊安人有二女長適候選經歷周文政
次適太學生蔡鼎鉉舉一子而殤所子詠爲獨
子當歸後兄迺以詠第三子承孝爲殤後承公
重嗟哉公始號龍灣更號天目山人葬在城東
之里許高橋下世貞無以效公伐石勒辭而樹
諸阡以示來來銘曰
公生有自出有爲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歿而
有歸茲其委蛻也誰歟樹碑俾勿替也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微言之存後天墜也夫人兮自有
美系也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于鱗與余兄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
與稱最長云而世懋自齠時已竊侍諸君子比
長被家難從家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偃蹇家
居居又近得時過從余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
爲爾汝交逮二十年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
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其喪以歸世謂死生
交余於子與近之矣文人不閑於政類爲俗訾
而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辦聲其大者載在
碑誌中可無論已其爲文章海內能誦之集其

在可考也獨其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
傳官蹟所不載者余徒能寤寐見之乃竟與其
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卽子與可圖
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今可傳述哉余不揣輒採
其軼事與耳目所親覩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
焉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
貧父某布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
子與其季也子與生而白皙豐下美言笑樂交
遊少爲諸生窶甚然出必鮮衣司寇顧公目之

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爲鄉進士不第久之
而好爲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惠安公輩皆與
爲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
與余兄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
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
卿皆先後締交權益甚諸君子旣刻厲相責課
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其說卽流輩有時名者
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
好之不願爲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

目者日益衆相豈有貪而伎亦自負能詩謂諸
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
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
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祭竟用
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懽
士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輒傾貲賑之多貸里
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
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
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

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
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
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卽喪中超
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爲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
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滇少叅知以入賀爲閩
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
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戶外屢常滿子與人與
爲懽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
能也旣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

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
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
謂且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議汰諸藩臬弗
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關署帑落如
飛會 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坐
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間從末城業就草病
作不能語一昔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類唐有叔
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

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更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兩爲藩臬其地捍寇有功死而子與爲祠武夷祀之先大夫撫浙閩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閩則復爲王中丞祠祠子相左而手記其碑及是子與卒閩人就子相祠竝祀爲兩賢云無子初以伯兄子詠爲後已謂伯兄一子不可後而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承孝遙接之世人所爲悲伯道者也世懋論之曰昔汲黯好直迂

世而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兩人行事絕不類太史公合而傳之要以俱有至行爲漢廷名卿旨哉乎其合言之也以于鱗之峻潔寡合而獨好子與莫逆終身要各以至相友此真能合者自仲尼以還人不能無過而世爲家乘者類多諛言失實竟與其人不類嗚呼此胡以傳也余故於子與不爲溢美云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行狀

李炤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號龍灣嘗讀書天目山下又稱天目山人其先鳳陽人也高祖進五公洪武初詔徙淮西豪杰于江南於是遂家長興爲長興徐氏進五生亨六亨六生農隱凡三世皆隱約弗著公考東臯翁實農隱公第五子也以公貴封刑部廣東司主事少貧喜讀古人書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千百人必以力行爲先多長厚之德邑人爲之虛禮語具鳳洲王公滄溟

李公方城宗公誌傳中翁配許太安人而生公
公生之夕太安人夢日墮懷中覺而異之以爲
得子必顯公甫十歲卽善舉子業又卽知聲律
吟咏之學時邑令晉江黃公今爲大司寇一試
而奇之稱爲徐生十六游邑庠庠師高安謝先
生待公以殊禮且有恩嘉靖庚子舉鄉試庚戌
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僕楊忠愍公論劾嚴袁
州父子觸

上怒論棄市公率二三同舍郎收其屍袁州嘆
之當其時風憲員缺銓曹僉公名第三疏入不
報公念東臯翁日遠思欲迎就養上疏乞南曹
亦不報甲寅遷員外郎奉 勅決獄江北事竣
轉郎中建安李太宰與嚴袁州有郤袁州撫他
事諷

上逮繫詔獄下公讞奏公擬輕典袁州不悅後
有 言竟改重典非公意也尋又遣錄江南囚
江南事多掣肘公不避不阿平反大辟至徒流
者若干人疑而請輕者若干人完其生者甚衆

丁巳陞汀州府知府公方下車廣寇蕭五擁萬衆將薄城下男女無少長爭入城守者闔門不使入公下令啓門引緮別途男左女右入已公復戒屬邑爲備寇直突寧化走會昌集舟下俱不得逞乃趨間道還公先伏兵高吳擒其酋長餘黨悉平於是召父老子弟問所制寇之策僉曰上杭武平永安三邑地介山海間多橐寇出沒必城其地設府館涖之廼得公列狀上請今悉從其議汀俗貧者匿其賦以售田而富者收其田不收其賦公謂富者曰其有不賦而田者吾收之以故田賦始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選八邑弟子高等者校藝其中暇則相與登臥龍岡泛錦江吟咏不輟古有以經術潤飾吏治者公其庶幾乎戊午當入計公行聞父喪途跣奔歸寢地廬墓者三年強起補汝寧府汝故土淖惟下下國初賦有定則嘉靖已未當道謂汝南僻簡欲令代他府重賦民奏訐乃止至是懷衛民復議代之公走白上官曰官可去民不

可病

祖宗之法不可變議遂阻前守盧龍寥公嘗建篤志書院在天中山錄材以教歲久且廢公至購院後地三畝許爲舍居諸生規制倍昔之十更名天中中祠漆雕氏又別建大復祠祠何大復先生公代撫臺白石蔡公記其事頃之伊藩驕橫翫法私築城垣事聞

天子震怒詔下撫臺繩之諸勘官多規避不姓公獨往爲緩頰數語利害伊藩聳聽立毀垣墻

改諸不法事自是聲名大起又何通判者平陰人也負氣節不協於僚友僚友理譎民獄將發其罪狀而寘之死於是譎民構憲牒激怒何君何君竟與脫其罪僚友愈不協乃譎民又驕其讐家因恣闕議御史聲其罪并逮何君何君不受逮卒人皆爲何君寃彼首禍者顧晏然坐且計却捕者不得近公懸重賞捕之悉論以法聞者稱快癸亥屬內考公爲飛語所中當左遷解郡歸日奉太安人以自娛有終焉之志太安人

屢趣之行王長公兄弟又遺百金裝署曰爲太
安人甘膳費其意遠矣公感而乃行至 京師
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三月移瑞州府同知以
太安人計至去位亡何就其家起山東僉事未
任隆慶戊辰服除補湖廣僉事管武昌道歲儉
民飢盜艘縱橫四掠公首擒江洋積盜柯彩鳳
獲盜糧千石佐以羨金賑之全活者不下數十
萬計黃鶴樓久圯公方以廢殿改建闕棟柱江
忽浮巨木數株足勝其任人咸喜且謂公輒舉
事若有神人贊助焉庚午擢雲南左叅議部使
者行部亡論公分轄出則偕行所至壹意拊循
惟殛其劇惡校文閱武夷風稍變會

今上登極公入賀以所攜書籍數千餘卷貯之
公堂以俾遐方觀覽萬曆癸酉陞福建副使備
兵海上訐猷博畫海賊林道乾潛伏島中無敢
窺漳泉境上矣甲戌轉本省右叅政明年又轉
本省按察使刑獄一清丙子爲監試官總裁試
卷得雋者皆八閩名士咸服公知人是年冬率

諸長吏朝明年正月遂進江西右布政使奏
勅鑄錢公講求錢法輕重大小悉酌漢唐錄兩
之分爲之與時製甚合民以爲便撫臺潘公爲
言於

上其特公餘事耳尋遷本司左布政使江右所
急者 宗藩禮樂制度財用貢賦供億諸不可
已之務公晝夜綜理不休案牘隆起頃刻握管
散之如飛一日以 宗室有鬪者各發其陰事
兩臺檄公論報公思欲曲全親草爰書卽據案

而瞑實戊寅十月十三日也公夫性孝友事東
臯翁得其驩心母太安人親授公章句公終夜
讀太安人亦終夜紡績相之公跽曰兒讀書顧
苦毋乃爾邪每勸之安寢伯兄中孚仲兄中和
相與庭趨怡怡如也公自買田畝悉推與之中
孚蚤世遺孤詠公撫爲已子以教以婚兩就省
試不第因苦攻病日游於六館公爲人美姿容
雖貧所衣亦鮮好大司寇顧公見之曰清廟珪
璋也以甥女妻之劉清惠公與人寡合惟雅好

文士獨與公爲忘年交公初爲郎則與濟南李
于鱗吳郡王元美廣陵宗子相嶺南梁公實輩
行游燕市中人以五子稱之其爲文務遠俗有
奇氣至清談蕭遠尺牘藻麗宛有正始風流海
內名家罔不欽慕如 熙朝麟鳳云公平生口
不言人過至引微士則不惜齒頰尤慷慨樂施
戚屬里人待公舉火者數十餘家公累歲給之
不厭故聞公之計崇街委巷莫不奔走悲號嗚
呼傷哉距生正德丁丑八月二十日春秋六十
有二配楊氏卽顧公甥也封安人生二女長適
候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太學生蔡鼎鉉一子小
字夢仙早殤今論詠爲徐氏嫡長不當繼支子
義以詠第三子承孝爲之後承孝尚幼詠得以
治其喪事卜以今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奉公
之柩窆於城東新阡去城一里許道德高橋之
下天目屏其前太湖環其後左峙蒼弁右列五
峯一邑之形勝也公生前亦自指此所著有青
蘿館前集續集共若干卷又天目山堂全集凡

若干卷藏其家誄以炤與公同研席又附在戚屬知公故深乃屬炤敘狀炤愧拙塞不能殫述第詮次其大都如右敬俟班馬鉅筆裁之

天目徐公誄

并序

俞允文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州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爲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司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

事雲南布政司叅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萬曆六年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爲五人時謂之五子數餘年子相于鱗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歙汪道昆伯玉河南左叅

政荆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
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
顏每稱余五子間以為不可使若人湮沉不起
長譽於人間也由是五子者各遺書致慇懃多
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
其奈何公之歿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途得經紀
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為撰神道
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
公等皆通顯清譽滿天下其文必能俾子與之
遺聲昭當年而垂後代為不朽矣且子與誠知
人而沒後卒多賴公等之力若允文衰廢未才
又奚能厠大雅以訓其厚德然迷近情而極纏
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文者不能為也
輒為哭而誄之其詞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溫研幾
隱曠博綜典墳發篇藻麗蘭敷蕙芬聲實之隆
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署爽鳩克允
克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寔多益大厥聲

作牧于汀廣寇憑陵日肆侵徧萬姓震驚公納
流竄城門寢局險備周悉凜風不行簡稽戩勇
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內
肅清乃懼厥艱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
隄障决河革剗煩徵恢崇孝弟甄獎湮淪弘開
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贍死周貧化極中和
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出麒麟桂生有蠹人實
害能公遂遭貶鹽筴是經遮道願留攀輪失聲
古之遺愛權此爲輕逢辰之缺內艱荐仍茹憂

成亦閑絕巖衡沉彩終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
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滇雲竭心公朝罔憚
劬辛迺建隼旗廉察八閩紀綱條振列辟儀刑
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曾不
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乏樞樞荒涼寮屬軫動
父老增傷舍榼致禮賻贈克箱神駕東還川塗
感咽楚招幽怨齊挽遙切天不憖遺仁賢殞絕
嗚呼哀哉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
珎珉泛愛博納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

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牀
未妥素榻隨塵嗚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吳鄙
枉駕蓬窗許爲知己款睭之厚與日積累其後
汝寧郡志失紀謬延纂緝遣幣千里具言嵩高
二室之美昌蕪九節巨柏千祀僊游潛盤歆其
必至值公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懃慰藉無已
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謀我貧餽遺相繼我之
懷慚曾不遐棄綢繆惠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
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闊
既久枉^耀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
以副渴飢余時規公沉酒奚爲願保精粹黃耆
爲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竭來四書竝審安悵
忽承計問驚怛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
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晚就榮路
大位日躋將闡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
盡施銜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
始終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覲
瀾波追想歡言恍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

今之往也涕淚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旣
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
求隔冥邈嗚呼哀哉

輓徐子與方伯兄五首

王世貞

樓船疊鼓出吳關坐見蕭蕭短旆還化劍豐城
餘紫氣藏書天目是名山官從幾命頭先白語
到千秋簡自斑惟有寸心猶未了可能揮手厭
人間

豫章題字墨猶新南浦招魂事已真未老江東
徐僕射仍爲天上石麒麟虛疑欲界無長日但
是詞林不利人四壁圖書山百畝向來吾豈念
君貧

慈烏別宿舊林枝寡鵠啼霜聽轉悲冷比偉長
差有位年齊摩詰總無兒吳雲欲散青蘿館滇
海空傳白雪辭從此箬溪西去日的應難似舊
游時

愁將舴艋入菰蘆未到吳興淚已枯矯首乾坤

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書貽王粲能傳否劔
許延陵再掛無不少溪茗堪作供用君家法薦
生芻

當年西省業西京散入諸侯狎主盟握簡僅殘
吳下叟修文今嗣濟南生里存余誰留食天
坼龍門可借名但遇江湖羣潦倒豈應無淚向
菰城

萬曆己卯春仲六日於吳興道中書此老淚
深翻時落絹上噫子與猶幸矣他日吾死誰
為作此語者因焚其副而留此付其嗣人藏
之友弟琅琊王世貞書

視刻長興縣縣丞萬槃

校錄長興學生員李炤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終



